



幸福的感觉

王培静◎著



幸福的感觉

王培静◎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的感觉 / 王培静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3. 6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249-9

I. ①幸…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1638 号

地震版 XM3007

幸福的感觉

王培静 著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23千字

印张: 15

书号: ISBN 978-7-5028-4249-9/I (4937)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碗泉	(1)
退伍军人亚强	(3)
心 结	(6)
寻找英雄	(9)
相见时难别亦难	(11)
意 志	(13)
母爱醉心	(16)
和首长“过招”	(18)
师生情	(21)
情 书	(24)
爱吃饺子的那个人去了	(27)
拾荒人的梦想	(30)
人在旅途	(33)
离 别	(35)
吃了一头牛	(37)
友情依旧	(39)
截 车	(41)
党 费	(43)
本 色	(45)
军 礼	(47)
小岛不了情	(49)
守岛老人	(52)

在北京当兵	(56)
钥匙的故事	(59)
名人的烦恼	(61)
生命的延续	(63)
美丽谎言	(65)
战友啊战友	(67)
在一起	(70)
平淡的旅程	(73)
鱼翅的滋味	(75)
时尚的尴尬	(77)
稿 费	(80)
父母心	(82)
过年吃肉	(85)
娘的生日	(88)
可以和陌生人说话	(90)
逆向思维的人	(92)
留言条	(95)
我有房子了	(98)
内部价	(102)
自 信	(104)
神 石	(107)
幸福的感觉	(109)
救 人	(111)
羊与狼的故事	(113)
鸟和人类	(115)
苍鹰之死	(117)
猫之心事	(120)
一块猪肉的旅行	(122)

天上掉下来的好事	(125)
谁不愿做只飞翔的鸟	(127)
千万别当笑话听	(130)
存折里的秘密	(132)
清 官	(135)
打 赌	(137)
得与失	(139)
一个小人物惹事后的心路历程	(141)
猎人之死	(144)
代 价	(147)
愿做小梅家的那条狗	(150)
善良的回报	(153)
杰 作	(156)
自助餐的故事	(158)
投资问题	(161)
吃 鱼	(164)
学英语	(166)
谁的爸爸	(168)
我们是中国人	(169)
奇 闻	(171)
眼 镜	(173)
谁之错	(174)
梦里梦外	(176)
请客的理由	(178)
“美丽”的来历	(180)
根	(182)
手机里的遗书	(184)
刻在白纸上的遗言	(186)

管教与罪犯	(188)
天使的翅膀	(190)
尊 严	(192)
编外女兵	(195)
报告词的故事	(198)
长吻的魔力	(201)
谁的葬礼如此隆重	(204)
女兵 女兵	(208)
我是女兵	(211)
将军的爱情	(214)
女兵的心事	(217)
无名小英雄	(220)
军 魂	(223)
爆 炸	(225)
运 气	(228)
炸鸡腿的滋味	(230)

一碗泉

我当兵的这地方，离罗布泊只有五公里。

这里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头些年，离营房不远处有几棵胡杨柳，这几年大旱少雨，都慢慢死掉了。沙漠上最可敬的生命是骆驼草，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在和恶劣自然环境的较量中，它永不言败，悲壮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有时候，站一班岗下来时，脚下的沙能埋到人的膝盖，帽子上也能抖下一捧沙。沙粒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只要出了屋门，就是一嘴沙。我刚来到时，情绪特别低落，时常跑到离营区几里远的沙漠里，望着东方的家乡，高声呼喊：“爹、娘，我想你们，这儿不是人待的地方，儿子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你们都很难说了。”在连队里谁也不太敢显露出来，怕影响自己的进步。

我们三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找我谈话时，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原先，有一个南方新兵，是个城市兵，来这儿后，看到满目荒凉的景象，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沙漠，他接受不了“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吃水贵如油，风吹石头跑，太阳如灯照”的这个现实，他做梦都在呼吸着家乡湿润的空气。他曾天真地制订了这样一个计划：趁晚上出去上厕所之机，跑出这儿，找个有火车的地方，坐车回老家去。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好天气，那天晚上，如他设想的一样，没风，天上有月亮。等战友们

都睡熟后，他悄悄起来装着上厕所的样子，出门观察了一下四周，跳出围墙消失在夜幕之中，结果他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四天后，战友们找到他时，他已脱水，只剩最后一口气。战友们给他喝了水，把他抬回了部队，捡回了一条命。

班长还说，那个南方兵被救后，曾无数次地对战友们诉说：在我倒下后的意识里，身边有眼碗口大的清泉，那水清澈见底，可我怎么也爬不到它的边上去。有一刻，我睁开了眼睛，努力聚集了一点力气，想站起来，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四处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哪有什么清泉。

后来我知道了班长讲的那个南方兵就是我们现在的营长，他在这儿已经待了 16 年。我们营长有句名言：这儿的土地再贫瘠，环境再艰苦，也是我们祖国的土地，也需要有人来守卫。男子汉可以流血流汗，但决不流泪。

后来我还知道了，我们这儿原本是没有地名的，“一碗泉”这个诗意的名字，是我们营长的杰作。

退伍军人亚强

天刚刚亮，亚强又起了床，像往常一样，嘴里哼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手里已拿起那把大扫把扫街去了。这是村里的唯一一条街道，他扛着扫把来到街道的东头，脑袋还有些晕，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这时，村里有早起的人站在门口好奇地看着他，有两个小青年骑自行车在小路口停了下来，这可能是外村的人特意来看稀奇的。亚强心里想的却是，今天小姨领一个姑娘来相亲，但愿我的婚事能有点眉目，省得爹娘整天愁眉苦脸的。

亚强一边扫着街，一边想心事。村里风言风语的，说这小子当了6年兵，是不是当兵当傻了，回来的第二天就上街扫地，还帮村里唯一的五保户——老光棍刘满囤担水。

扫完街，他又来到刘满囤家，刘满囤脸上堆着笑说：亚强，你是个好孩子，但大叔的身子骨还硬朗，今后你少往我这儿跑吧。你还年轻，还得找媳妇，我是个光棍汉，老和我来往，对你名声不好。

回到家里，家里已被母亲拾掇利索。母亲叫他骑车去买点肉和菜。他骑上车出了村子。

可当他回到家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见家里没有客人，他问小妹：怎么，咱姨她们没有来？

你干什么去了，买那么点东西，就二里路，这么晚才回来？

在林场那边碰上个问路的，提了两个大包，说去张家湾，我看人家怪难的，就送了人家一程。怎么，咱姨她们生气走了？

走什么走，人家女方家听说你天天起来给村里扫大街，不相信，今天早晨她弟弟跑来看了。咱姨捎信儿来说，人家不愿意了。

才开始那两年，还时不时地有个给提亲的，后来连个提亲的也没有了。爹娘背地里总是唉声叹气，原想让他妹妹给他换个媳妇的，妹妹也同意了，正好有一门三角的亲事，但他死活不同意。妹妹嫁到另一个镇上去了。

就连在外当过兵的村里的民兵连长都说：亚强这孩子，怕真是在外当兵时，脑子受了什么刺激？

不知从哪天起，有村里的小孩远远地看见他，就会喊：精神病来了。

大舅做主，家里和妹妹家一起凑了些钱，把他偷偷地骗到精神病院门口，说是给他介绍了个护士，说这精神病院的护士也不好找对象。到了门口没一会儿，里边出来几个穿白大褂的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舅舅一使眼色，不由分说，几个人抬起他就走。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大喊：我不是神经病，我真的不是神经病，你们送我来这儿干什么？你们抓我干什么？我是正常人。你们这是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任凭他喊破了嗓子，也没一个人听进他说的话，他就这样被骗进了精神病医院。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后，他回到了村里。亚强想想也是，自己能去告谁，告父母，告大舅，还是去告医院？他变得更加沉默了。晚上睡不着觉，他半夜里偷偷起来扫大街。过去人家只是背后说他是神经病，现在人们何时何地都可以说了，即使说着说着他走过来听见了也没关系。他有时辩驳：我不是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人们也不和他计较，就笑着说：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人，还不承认自己是神经病。说完，大家就会大笑起来。

又一年秋天到了，村里又一个后生要去当兵了。亚强躲在暗处，偷望着那小伙远去的背影出神。

父母为了他，一夜间头发几乎全变白了。亚强虽然不爱说话，但不管干什么活儿，他有使不完的力气。

突然有一天，他失踪了。爹娘动员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出去找了三天三夜也没找到。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山上、地里、沟沟坎坎全找遍了。家人怕他寻了短见，在村西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口机井前轮流守了好几天，也没见水里漂上一个人毛来。

他手里有点钱，坐车去了石家庄，又辗转到了赞皇县杨家沟乡王山头村，找到了在部队时的老班长郁国安，俩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亚强讲了他回家后的遭遇，班长一个劲儿地点头。郁班长一句：“我也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使亚强怔在了那儿。

郁班长变卖了家产，两人到山东寿光去学种蔬菜去了。

听说后来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要教乡亲们种大棚蔬菜。村里都没人相信他们，他们就自己先种，见他们果真挣了钱，乡亲们才跟着学。

值得告诉各位的是：俩人都还坚持给村里扫街，也都找上了媳妇。

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俩都是雷锋班出来的战士。

心 结

住在部队干休所里的莫大福，几十年来最忌讳别人在他跟前提朝鲜战场上的“松骨岭战役”这几个字。

妻子秀华当时是荣军院里的护士，是从沂蒙山区招来的青年学生，组织上动员她们要热情为这些最可爱的人服好务。当时她被分配照顾莫大福，组织上介绍说，莫大福是我们志愿军的一个团长，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在朝鲜战场上打过好几次胜仗，立过好几次战功。在战场上他指挥果断，英勇顽强。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眼看阵地就要失守，他急红了眼，带着文书、警卫员、报务员一起冲上阵地，等增援的部队赶上来，从死人堆里找到他时，他已全身血肉模糊，右腿被炸没了，左胳膊也炸断了。抢救人员本以为他活不了了。在战地医院里他稍有一点意识，昏迷中还在喊：同志们，冲啊，和×××美国佬拼了。秀华听了他的事迹感动得哭了。莫大福情绪暴躁，有时候还大喊大叫。秀华每次给他喂饭喂水，架起他坐在轮椅上推出去晒太阳都费很大的劲儿，有时他还故意把饭碗水碗碰翻弄秀华一身，有时甚至还骂人。好几次都把秀华气哭了。每次秀华都是像哄孩子样哄着他，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相互也适应了些。特别是莫大福，慢慢地有点离不开秀华了。

有一次，她家里写信来，说有事让她回家一趟。等她从家回来，替她班的玉秀说，你这个老莫可真难侍候，你走的这十多天里，不好好吃不好

好喝不说，还像丢了魂儿似的。他是不是看上你了？秀华说，去你的。这次家人叫她回去，就是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是个教师，但她莫名其妙没有答应。见她回来了，莫大福眼里一下子有了神气。后来组织上找秀华谈话，一是莫大福同志自己向组织上提出来，他有这个意思；二是为了更好地照顾他的生活，动员秀华嫁给他，说他是革命的功臣，理应得到幸福，我们个人做出点牺牲是光荣的，也是值得的。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和莫大福结合在了一起。

后来他们有了儿子和女儿，国家给分了房子，他们搬出了荣军院。

有一天，她给丈夫莫大福读一本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实方面的书，才开始他听得很仔细，有时候还插一句，这种说法不准确，我参加过这次战役，我还不知道？当念到松骨岭战役几个字时，他身子怔了一下，脸上一下子严肃了起来，大吼了一声：别念了。吓得秀华一哆嗦。秀华用不解的目光望着他问：怎么了？他一言不发。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从那后，秀华再也没敢在他跟前提过松骨岭战役这几个字。

儿女懂事后，她把不要在父亲跟前提松骨岭战役几个字交代给了他们。现在儿女都长大当了军官，也都结了婚。他们又把这事交代给了各自的爱人。

一天，莫大福接到通知，过几天有位从要职上退下来的老首长要来看他，说在朝鲜战场上和他是战友，他思来想去也猜不到是谁。

这天，楼前一下子来了三辆车，秀华扶着他出来迎接。从中间的车上走下来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他觉得这人是有点面熟，但还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那老者下车后，站定了，向着他凝望了一会儿，突然举起右手，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面的几个军人都学着那白发老者的样子，向他举起了右手。那白发老者向他扑上来说：“老团长，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二营三连的连长王二柱啊。”莫大福用牙咬着自己的嘴，盯着那白发老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心里想，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思绪把他带回到了朝鲜战场：

他正在团部里踱步，焦虑地等待前方阵地的消息，听到有人在门口喊：“报告。”

他说：“进来。”

一个吊着左胳膊、满脸满身是血的人扑了进来，他定睛一看，是坚守256高地的三连长王二柱。

他问：“你的士兵呢？”

“都牺牲了。”

“你的阵地呢？”

“我……”

“你是中国军人，应该人在阵地在，应该与阵地共存亡，应该与战友们共生死。100多号人，你都给我带没了，自己还有脸回来？”

“团长，我失职，我有罪，我对不起一百多个战友，你处分我吧。”

“警卫员、通信员，叫卫生员给他包扎一下后，把这个逃兵给我‘请出去’。然后，全体团部人员集合，跟我一起上256高地。”

……

“当时警卫员、通信员把我带出去，离开团部不远，他们给了我一个罐头后把我放了。后来我被二军某团收容了，登记时我报了个假名，我想就叫王二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伤好后，在参加的所有战斗中，我冲锋陷阵，十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现在身上还有60多块弹片。”那位白发老人步履踉跄地跑过来紧紧抱住了莫大福。

“真没想到，你还活着。那一仗后，我后悔不应该那样对待你。你自己不跑回来，做出的也是无谓的牺牲。后来不知你是死是活，我给你报了烈士。《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录》第二卷322页上有你的名录。几十年了，我都在为当时对待你的态度上的鲁莽后悔不已。在这里，我郑重地向你道歉。”莫大福老泪纵横。

“老团长，什么也别说了。打听到你的消息后，我高兴坏了，没想到今生还能见到你。今后我会多来陪陪你的。”

这时，秀华也终于明白了莫大福心中的那个结。

寻找英雄

据平阴县志记载：1943 年秋，日本鬼子占领了老东阿城。第二年春天在洪范南的王山头 and 周庄中间修建了一个炮楼和一座碉堡。日本人白天去附近村里查谁家有共产党、谁家有在外当八路军的。至 1944 年春天碉堡被我地下党炸掉前，先后杀害我地下党和八路军家属共一百多名。炸毁敌人碉堡的是谁，至今尚无定论。据分析，该同志有可能在此次行动中英勇牺牲了。解放后，我县人民政府在被炸毁的日本人修建的碉堡原址修建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

父亲也曾参加过八路军。记得小时候，母亲曾无数次地给我们姐弟讲起过这样的故事：“我嫁给你爹时，他 18 岁，我 16 岁。结婚刚两个月，你爹就被村里的地下党动员去当了八路军。听说他们在县大队训练完，驻扎在山东面的丁泉村了。有一个晚上，一家人都睡下了，突然听到有敲门声，你爷爷披上衣服去开门，走到门口时先咳了两声，小声问：‘你找谁？’你爹小声答道：‘是我。’你爷爷开了门。你爹一身庄稼人打扮，走了进来。他说是趁天黑从山上摸黑过来的。他跟你爷爷说：到部队后，还没有打过仗，天天就是训练，一点也不危险。可回到我住的东屋后，他说：真不想再走了，到部队上不到三个月，已打了五六仗，头一天还在一个土炕上睡觉的人，第二天在战场上一个一个像麦个子样被撂倒了。晚上老做噩梦，梦到他们几个等我睡着后，来挠我的脚心。我先是在梦中笑，

然后是醒来哭。早晨村里有鸡叫两遍时，你爷爷喊你爹让他上路。你爹只是答应，赖在被窝里不肯走。我说：你快走吧。等天明了，你就没法走了。每次讲到这儿，母亲脸上总是现出一片红晕，停顿一会儿。然后接着说，村里的保长（实际上是地下党），看我刚过门，能说会道的，让我当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说是要送我去县上接受秘密培训。你爷爷不愿意，找人捎信儿让你爹回来。你爹又一个晚上偷跑回来时，已是下半夜。他听了你爷爷的劝说后，连夜带我逃了出去。我们逃到天津卫后，靠你爹给人家送煤为生。解放后因挂着你爷爷奶奶，我们就带着你们大哥大姐回来了。都怪那时你爹他没出息，听你爷爷的话，怕我出来混好了不要他了。不然的话，咱家现在也可能就是城里人了。”每每说到这儿，母亲总是用眼睛剜一眼父亲说：“你看什么看，难道事实不是这样？”这个时候，父亲总是面露宽厚的笑容，小声说：“你那时怎么不去当你的干部？又没有人拉着你。”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总是为父亲那时当了逃兵而感到有些脸上无光。

也许是为了堵上母亲的嘴，也许是命运使然。爹后来把我和弟弟都送到了部队上。早已转业回到县志办公室工作的弟弟来信说：县里要重修县志，你这个中校军官被列入其中，望尽快邮一份你自己的简历来。弟弟还说，为重修县志，他们查阅了县档案馆的所有资料，走访了所有能找到的老八路和地下党，弄清了好几位烈士的籍贯问题。奇怪的是，1944年在咱们村西炸掉敌人碉堡的那位无名英雄，始终查不到是谁。但他的事迹还是像解放后的那本县志一样被放在了第一条。

父亲咽气时，我因为部队上有抗洪救灾任务没有来得及赶回去，弟弟告诉我：父亲临终时说，转告你哥哥，在部队上一定要当个好兵。我死后，把我埋在村西边地里那块无名碑下就行了……